

柳口村的帝君古槐

文/片 刘日章

前不久,园林部门对古树又进行了摸底和查漏补缺登记。济南市绿化委也为位于章丘市辛寨镇柳口村的帝君古槐挂牌造册,进行了数字化登记和保护,让有近600年历史的古槐终于有了“娘家人”来管理和呵护,也让一代代陪护古槐的村民们和关心其命运的人们放下了久悬的一颗心。

帝君古槐的名字取自帝君庙。柳口村纪姓祖先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从登州莱阳迁徙而来后,为了感谢帝君保佑子孙平安幸福,就集资建了帝君庙,供人们烧香祈福。在庙的西侧不远处种了一棵国槐,即现在的帝君古槐,至今已有640多年的历史了(清道光十六年纪姓后人为了纪念祖先迁徙赐福时有碑文记载)。纪姓人家在此已繁衍了23代左右,人口数量众多,是名副其实的大家族。近年来,外迁者也不少。

还记得我上初中的第一天从古槐树下走过的情景,那是35年前的事情了,也是第一次和古槐见面,至今记忆犹新。高大的古槐傲然挺立,树冠遮天蔽日,枝杈棱角分明,斜插天际。矮小而懵懂的我站在树下,渺小得不能再渺小,夏日里几片树叶的荫凉就似乎把我遮住,让我不停地抬头观望,感到非常稀奇。尽管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树木多得数不过来,但在去过的附近几个村子里,这是最为古老和壮观的一棵大树。从那一刻起就给我留下了神秘感和好奇心,时至今日依然念念不忘。

古槐当时所处的位置是一处院落,虽然高大的院墙遮挡住了部分树身,但是它庞大的枝身依然“耀”出墙外,展示着自己的雄姿。墙外是马路,院子的的大门朝南,大门的南面和西面是面积较大的场院,供老百姓夏收和秋收打粮用。院子的东南不远处即是一处面积比较大的荷塘,池塘周围是垂柳,夏季荷花盛开,柳绿花红,非常漂亮。夜晚来临时,蛙鸣不断,伴着蝉的叫声,居住在附近的人们一天的疲劳渐渐消散,十分惬意。据当时的老人讲,古槐之所以枝繁叶茂,得益于周围的风水好,南面空旷无遮挡,近邻有水常滋润,它所居之地是绝佳的宝地。



帝君古槐

与古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初一下学期,班级组织学雷锋活动,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居住在古槐所在院内帝君庙的一个“末代”尼姑。当时她年龄已大,行动也不太方便。我们班级的主要任务是接过高年级学生的“服务棒”,为老人打扫院子卫生和打水,帮助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一般一周三次左右。第一次干完活后,我就来到古槐树旁,左看看,右瞧瞧,忍不住张开手臂想抱住树身,哪知年龄小,手臂太短,根本抱不过来。再后来又叫上一个同学合伙搂抱,还是差一大截的距离才能合上,可见当时古槐的“腰围”有多粗。后来每次来到院内干完活,总是跑到树下观

看,有时也和同学叠罗汉爬到树干的丫杈处玩耍,成了一种乐趣,直到初中毕业离校。

自陪伴古槐的老人去世后,院落渐渐衰败,再加上人们逐利因素的影响,没有人对古槐给予过多的关注。特别是前些年,由于一些村民要新建住宅,村里就将院墙和成为危房的帝君庙扒掉,给村民划了地基。村民们只顾自己盖房,连荷塘也逐步填埋,原先的好风水遭到破坏,蛙鸣蝉叫的美丽景象不复存在。但是不管人们怎样搞建设或圈地,从没有人敢对古槐有想法或破坏它。别说古槐不会答应,就是所有的纪姓子孙也不会答应,因为这是祖先留下的,是纪姓祖先迁居

的见证。

古槐经历了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原先粗壮的腰身被侵蚀,内部已经中空,东侧渐渐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树身,多半的树身还有十多厘米厚。尽管如此,古槐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几近干枯的树身又长出了多处枝杈,并且越长越旺,渐渐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近年来,村里的老人越发惦记和关注古槐的成长,号召热心的村民捐款保护并树碑立传,以示后人。此举也得到了上级园林部门的高度重视,派出专家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及时挂牌保护。但愿古槐越来越壮,和纪姓后人一样继续繁衍生息,直到永远。

麦黄时节话捻转

□高光岳

又到了麦黄时节,让我想到了农村的一种时令小吃——捻转。说到捻转,很多人都没有品尝过,甚至从未听说过这种时令小吃。捻转的发展,起源于搓麦,通过石磨加工,演变成这种新颖的零食小吃。

每到麦黄时节,麦粒充浆快完成时,村边看孩子的老人常摘取嫩的麦穗,用手搓开,去除麦芒、麦糠后,红红的手掌上留下几十粒青青的麦粒,孩子们抢过后,塞入口中,咀嚼起来,越嚼越香。有时老人会带些嫩的麦穗回去,放到柴火中烧去麦芒,把麦穗烧至半熟,再搓出麦粒让人品尝。有时老人会把嫩的麦穗用锅煮熟,搓净麦糠,食用新鲜的麦粒。有聪明的老人试着把搓净的麦粒放到石磨中,慢慢转动磨盘,麦粒在碾磨下,顺着磨沟慢慢挤出,因为麦粒中含有大量的面筋,又含有一定的水分,磨出的既不是粉状物,也不是水糊状物,而是一种有一定黏性的半干糜状物。在磨盘的慢慢转动下,挤出物会随着磨盘的转动,形成像绳状的细长食品,故民间称其为捻转。磨制成的捻转,易碎断,需轻取,用手捏取,放入口中,麦的清香充盈口腔。

因为制作捻转的过程繁琐,特别是搓制麦粒的艰辛,加上磨制时的石磨转速控制,已经让这一时令小吃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柳梢青·话清明(二首)

□吴振德

一
马年春华,情深意浓,清明莅临。莺歌燕舞,绿披城乡,百花芬芳。秋千纸鸢飞度,吃“红蛋”“插柳”防瘟。时值黄金,游览名胜,影念诗韵。

二
炎黄子孙,血浓于水,根脉传承。上坟扫墓,祭祖缅怀,慎终追远。春秋“晋公”罹难,“介子推”“剜肉”“供餐。赐爱卿,忠孝两全,“寒食”一天。

沁园春·胡山

□李宗玉

胡山春光,百里丛林,千里绿波。
望层层峰峦,叠嶂相连;溪溪涧涧,曲径环环。
槐香沁脾,紫萼垂涎,珍馐美饌惹人馋。
须晴日,看万木迎阳,生机盎然。
风景此山独具,引俏女俊男竞欢颜。
望鹰鹞争翔,群雀啄食;蜂蝶起舞,传撒精良。
百脉儿郎,楚楚佳娘,你争我赶秀家乡。
身长健,赏美景无限,还在山巅。

征稿启事

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章丘》特开辟《绣江亭》专版。《绣江亭》主要包括“我拍我秀”、“章丘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其中,“我拍我秀”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章丘地理”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投稿邮箱:qlwbjrzq@163.com。

绣源河的夏夜

□雪城

章丘的夏夜是属于绣源河的。绣源河取代巴漏河,不只是名字的更替,更是把不堪回首的往事彻底挥去。巴漏河是一条季节河,一年中多半时间无水,成了附近村民倾倒垃圾的场所。“垃圾河”就成了它听惯了的称谓,巴漏河却无可奈何地接受岁月煎熬。一条河,一个华丽的转身,今日的脱胎换骨,它睁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出落得如同大家闺秀。

绣源河夏夜前夕的夕阳铺落在水面,呈现出一幅“远去丘山近现湖,祥云展翅鸟宏图。夕霞簇拥滨河绣,水色不同镜影浮。”的画面。当夜幕降临时,“夜幕”一词被绣源河诠释得淋漓尽致。随着音乐的跳动,一股股水柱欢快地冲向高空,把白天的冲动聊足了劲,似乎要与苍穹的星辰握一握手,告诉星星:世界最大的水幕电影,亚洲最大的音乐



绣源河夏夜(资料片)

喷泉,在这里即将如梦如幻地上演。欣喜中,绣源河关注着小城的日新月异。牵手《快乐向前冲》,把齐鲁的快乐聚集在它的身上。河畔移步易景,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前来点击着它的美丽,它的快乐。河道两侧,芬芳馥郁的气息,放松了游人的心情,或是沿河散步,或是驻足观景。

绣源探春的容颜,打开了济南风景名胜的门,提名“泉城新八景”,且一路小跑,跻身章丘新八景。

黑,是夜的底色,如同一块巨大的幕布,挂在河上。站在绣源河的索塔大桥上,河水清新的气息让人兴奋不已。当一柱一柱的喷泉次序地列好

排,上百米高的水柱在这片水域上一跃而起,排列成一块巨大的帷幕。在音符的指挥下,河面上绽开了独具特色的美丽,时而舒缓,时而激昂。舒缓之时,变幻的色彩,可是敦煌的飞天临境,可是瑶池的仙女下凡,挥舞着长袖,翩翩起舞;激昂之时,一百多米的水柱,恰似蹦极的少年,竞相比高,又如庆典迎宾的礼炮,场面气派却无污染之忧虑。色彩在水柱上呈现出的绚丽,粘贴在夜幕的底色上,美轮美奂,置身其间,如临仙境……

风传递着这片净土的信息,河水带着泥土厚浓的味道,充满了荣光与希望。河水的眼里流露出了对锦屏山翠色欲滴的情感,河水的心里惦念着七星台最美的夜空……身旁一座新城正在茁壮成长,秀美的身姿倒映在河面上,流动着一曲与时俱进的颂歌。于是,音乐喷泉翩翩起舞时,告诉沿途的人们,幸福已经启程。